

尤思苏州食

□上海 张凯

直到跟随外婆去往苏州之前，我都不知道她竟然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。但是，细细回想起来却发现外婆是苏州人这件事其实早已有迹可循，毕竟她几乎熟知所有的苏州美食，而我直至现在每逢去到苏州都仍会沿着她所秘传的“苏州美食路”去当一回假装地道的苏州食客。

苏州的清晨通常起于一碗朴实无华的头汤素面，它是最为体现姑苏空山鸟鸣的食物。汤色若白玉入碗，清而不油，鲜香中伴着清爽的茭白，茭白被细致剥开，削玉如芳根。“宽汤轻浇，龙须细面过境”，这是桥洞流水巷旁的内行食客常有的点单模式。宽汤意指面少，轻浇则是要求少放浇头，龙须面白不待言，面条银线般盘入碗中，自古以来便是缕缕丝丝惹人馋的。

可惜的是，苏州早市的面必须得赶早才能吃到，但如果实在没赶上，也无需懊恼，因为当黎明歪倒着倾向至高天，灿黄的太阳撕

开斜切的边，苏州早茶的镇店之宝蟹壳黄就已经在不远处等待了。蟹壳黄中无蟹壳，外皮金黄酥脆，两手一掰后形似蟹壳，咸味蟹壳黄重在仿造出海鲜的鲜，内心中包裹的是裹了葱油的鲜肉、蟹粉、虾仁等提鲜食材。别瞧蟹壳黄价廉，此物贵在敢想敢追求，它探索的是活法和人生。

早茶饮尽午食出，苏州的狮子头菜心烧向来是我的心头好，往往用多了早饭，午时就干脆一盘菜配一碗大米饭，耳边照样弦韵声声润，至于弹性意态生则对仗了我佳肴乐吃的豪迈食相。

雨中苏州夜酝酿出归人的惆怅，入夜细雨锋利得能斜切嫩柳枝垂，这般的夜在苏州不难遇上，彼时要是能够配上小盏温热后的绍兴酒，喟叹两声，点份醋溜鳜鱼炒虾腰就再诗意不过了。

这些吃食在苏州最是普通，同每天的十二时辰、每个生活日常互为相连着交叠出世间寻常相。然而，却偏偏能够在不断的咀嚼

中细品出人生风味。

苏州食有苏州食的气质，它由思想心性来，从烹制到摆盘，再到吃法，“隐”为它的本质，隐一身尘埃，隐嘈杂浮华。轻入无声不惊人，为它的风貌，它习惯在平凡中求真。不由几多叹，江南旧游凡几处，总绕不过苏州，恰若有缘何来不相逢。

食物是一种入口后顺着条条脉络融入到骨子里的东西，它扎根在当地风土中，与当地人的性格深深结合到了一起，与他们是一体。好比外婆这样的苏州人，尽管早就离开了家乡，但不论在哪里都总是苏州最正宗的食客，无时无刻不在惦念苏州美食。我总记得外婆跟我说过的话：“吃什么就有吃什么的样子，人与食都论气质。苏州人坐那点儿菜一看就知道是苏州人。”

美食多成忆，尤思苏州食。其实，真正最忆其中的何尝不是苏州人？而我这个外乡客终究不过是个蒲帆经行的身外客罢了。

不由得让我想起了自己的母亲，如果母亲还在，她一定会坐在门前等她的儿子回家的，可是母亲不在了，每每回老家，都是冷冷清清的，一点都不像家的样子了。

呈坎真是美，是那种纯朴自然的美。记得国画大师刘海粟曾这样说过：“登黄山不可不去呈坎”。

前方有座长廊，我便坐下小憩。见边上坐着一位老乡，我便上前请教：“这个村落为什么叫呈坎呢？”老乡很热情地面露微笑地说：“呈坎原来叫龙溪。建造于东汉三国的时候，到今天已经有1800年的历史了。在唐朝晚年，有两位堂兄弟罗天真、罗天秩从江西南昌府带着家眷来到歙县，选了这块四十里的地居住下来，取名叫龙溪，后来又改名叫呈坎。”我笑着说：“原来是这样啊。那呈坎又有什么含义？”老乡接着说道：“呈坎的意思是：盖地仰露曰呈，洼下曰坎。好像在《罗氏族谱序》中有记载，要是你感兴趣，可以去查一下。”

情地告诉我：“家家门前都有一条小水沟，这水是从村外的河流引进来的，这条小水沟，从来不会水满外溢，也不会干涸，这是它最神奇的地方。”

告别了女子，我朝巷子里走去。村庄有江南的韵味，走在逼仄的小路上，仿佛让我回到儿时的小巷，青石板的小路，屋宇错落的房屋，虽然早已不见烟囱，却依然给人一种浓浓的烟火味。缓步于小巷里，偶尔转入另一条巷子，不远处有个姑娘，打着伞，一身蓝色旗袍，悠然而去，我默然地站在原地，望着那远去的身影，那份优雅，那份温婉，那份丁香一样的清香，仿佛在小巷里弥漫。情不自禁地让我想起了戴望舒的《雨巷》。

路过一茶店，坐于其中，店主热情接待。品了红茶又品绿茶，满口的茶香味，最引我注意的是那墙上的两个大字：暖居。让人一下子就有了一种归家的感觉：温馨随和。

出了茶店，走在小径上，看到一位老婆婆坐于门前的台阶上，

母亲进城送荔枝

□广东东莞 龚淑君

周末的早晨，电话铃声突然响起，“喂，女儿，我在你楼下，快下来！”原来是母亲进城来了。我匆忙下了楼，看到母亲定定地立在街边，她手上挎着篮子，裤脚半卷着，头上戴着一顶旧草帽。看到我，母亲的脸上绽放了笑容，迫不及待地掀开盖在篮子上的白布，自豪地给我看篮子里鲜红欲滴的荔枝。

“妈，你是怎么过来的？”从家乡到我所在的城市，需要乘两个小时的车，中间换乘一次，母亲出门少，也不会用手机查地图。“昨晚我就叫阿豪（大学生邻居）帮我查好路线，记好，今早按照他给我记的路线，等车、乘车……家里的荔枝熟了，摘些过来给你尝尝。”她打开手掌，给我看那张已经被擦得皱巴巴的纸，上面记着换乘的地点、班车的车次。

到了住处，母亲乐呵呵地掀开篮子上的白布，展示她今天早起到果园摘的荔枝。荔枝粒粒饱满圆润，火红火红的，很诱人。母亲拎着一串荔枝，放到我手中，说：“来，趁新鲜尝尝，很甜的！”我摘下一颗，剥开厚实的果皮，荔枝乳白色的汁液立刻溢了出来，我将荔枝送入嘴里，蜜一般的甜顿时弥漫了口腔。

在异乡，吃上了来自家乡的新

鲜荔枝，嘴里是甜的，心里是温暖的。悠悠往事，不觉间浮现在脑海，萦绕在心间。

童年的夏季，我时常跟着母亲上山采荔枝。山路崎岖陡峭，母亲脚步轻快，不喘气，不歇息，而我常常走到半路就精疲力竭，不愿意走路。“你又走不动了！”母亲轻轻地责备道。然后一把将我抱起，放入她腰间的箩筐里。到了山上，母亲身手敏捷地爬到了荔枝树的顶端，双腿架在树杈间，麻利地摘荔枝，我在树下将荔枝整理好放入箩筐内。“妈，那边的好大，那边好多！”我兴奋地嚷着，母亲顾不上应答，专注地摘着荔枝，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落在母亲身上，她周身散发着金光。箩筐盛满荔枝了，母亲小心翼翼地从树上下来。落地后，她从口袋里掏出几颗荔枝递给我。我接过母亲手中鸡蛋大小的荔枝，兴高采烈地吃了起来。

“娃儿，找个时间回家吃荔枝呗，你爸盼着你回去！”听到母亲的叮嘱，我从回忆中抽离出来，回到现实。眼下，母亲在冰箱前转悠着，她轻轻地将荔枝分袋装好，放入冰箱储存。“好，下周周末一定回！”我一边答应母亲，一边细细地品尝着荔枝，心里不禁感叹：真甜啊，是母爱的味道。

书丛觅清凉

□仪征 晴川

四季之中我独爱夏，这就像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没有理由。倘若硬要说一个，那就是：夏季好读书。

夏日读书之癖由来已久。幼时放牛喜倒骑牛背，牛啃草，我读书，累了抬头看身后蝶舞鸟鸣，闻野草花香，两不相扰，互为成全。天色向晚，伴着夕阳，伸伸懒腰，策牛咏而归，优哉游哉。

都市无牛可放，但坐马桶上阅读与之堪比肩。随手从书架抽出一本，翻到某一页，遇到锦言秀句好辞章，便忍不住用红笔标识。凡事投入则必心静，生凉，内外清幽一片。

小时候没有风扇、空调，夏日读书常到树上。屋后有棵泡桐，一人抱不过来，枝权旁逸斜出，遮阴蔽日。我将厚实的竹片编织成网，悬空绑于树权，结实，通透，像极了现在的冰丝吊床。饭后收拾停当，我便攀爬进去，屈臂作枕，在小人书的世界中遨游，沉醉不知下树。时间久了，便落了个“鸟人”诨号。几十年后的某次回家听王爷这么叫我，竟一点不恼，喜滋滋握住他的手。

夏日读书，除能得精神愉悦，某种意义上也是给自己的未来蓄能充电。工作第五年我开始了漫长的考研之路。夏天热，蚊子多，我

一人躲在厢房里用一只铁皮桶盛满水，双腿置其中，防蚊降温又提神，每次苦读到深夜都不觉困乏。后来我由数学教师转行文字工作，把读书写字变成了滋养自己一生的饭碗。

夏天读书之妙，还在于时间自由，选书自由。也正因如此，才需要甄别，只有适合自己的书才是好书，那些粗糙、轻佻、伪饰、快餐化的，一律进垃圾篓。坐拥好书之间，就像我住的这个小区，所遇皆为好邻居，抬手抽一本，搬把椅子坐下来，把茶言欢，掏心掏肺，共拂人世浮华，涤净心灵尘烟。

好书难求，就像我现在手里这本，每天来回带着，一刻不离左右，有闲了读一两页，常常高兴一整天。记得年少时再厚的大书，一个晚上必定读完，想赶在归还前再读一遍。哪像现在，薄薄一本，没有一个月拿不下来，甚至常常会在一个句子面前逗留半天。读书要趁早呵。真怀念少年时代，那是光阴的力量，可惜常常被我们虚度。

夏日读书，如林间漫步，可时时听得涧泉之音，如扑面清风，使人沉静，真实，清醒，生定力，长耐性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

曾鉴在《初夏》中说：清风一室，闲钟磬，疏雨幽窗自看书。与书为友是件多么幸福的事。

呈坎

□常州 潘洪根

走过收票处就能看到两个硕大的字：呈坎。我在心里问：为什么叫这样一个奇怪的名字？

这里是我第一次来，觉得什么都是新鲜的。没走多远就见到河塘，河塘的对面是白墙黛瓦，河塘的中央是一座精致的石拱小桥，行人立于桥上，欣赏着荷花美景，而岸边的人却把桥上的人当成了风景。

河塘里种了好多荷花，绿叶舒展，清波荡漾，若驾一叶小舟，游走在碧水倒影中，远眺那蜻蜓点水而至的情趣，将是一件多么愉悦的事啊。

走入村中，最让我兴奋的是有山上流下来的泉水，我好奇地蹲下来，用手抄起，放在鼻子前闻了一下，有一股清香的味道。没走几步见一中年女子正洗鸡，我上前好奇地问：“鸡都洗净了，为什么还要洗？”她看了我一眼，微笑着说：“这样再洗一下，鸡肉的味道更香了。”我又问她：“每家门前都有流水？这流水不会干吗？”她热

温暖的地铁

□南京 关立蓉

周五晚，我从大行宫坐地铁回来，快8点了，乘客还是不少。我在汹涌的人群中左突右闪，总算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，找了一块相对宽松的位置，可以从容地站立。我从包里掏出一本书，一手拿着书，一手握着扶手，开始沉浸在大作家的柔婉而阳光的笔触中。

下一站，又拥上来一大波人群，我从书本中抬起头来，看见其中有两个穿着校服的小姑娘，大约十一二岁的模样，一个高点，一个矮点。高点的小姑娘扎着马尾辫，上面系着一根鲜艳的红色蝴蝶结；矮点的剪着可爱的“童花头”，圆乎乎的小脸蛋，显得更加圆润。地铁里面已经很拥挤，几乎没有一丝多余的空间，她们只好站在车门口。扎马尾辫的孩子，手里抱着一个方方正正的纸箱，纸箱上手绘着星星、云彩还有盛开的花朵的图案，她把箱子紧紧贴

在胸前。即使开着空调，地铁里似乎还是有点闷热，她白白净净的小脸上都是汗水。“童花头”和她面对面站着，用身体护住纸箱，大眼睛里有一丝令人不安的惶恐。我想，对于她们来说，这个纸箱一定很重要，装着她们心爱的物品吧。

马上又要到下一站，到站的乘客开始拥向车门，两个孩子被挤得东倒西歪，我把书收进包里，紧张地盯着车门口，恨不得大喊一声：“这儿有孩子！”我看见抱纸箱的孩子，眼睛泛红，有泪水涌出，我听见她细细的、怯怯的声音：“叔叔阿姨，这个纸箱里，装着同学们折的千纸鹤，我们要送给一个生病的同学，他手臂骨折了，已经两个月没来上学了。能不能不要挤我们的箱子？谢谢大家了！”

小姑娘的声音，夹杂在地铁报站音中，还有各种嘈杂的声音中，那么轻，那么低，但是却有了一种

意想不到的轻柔的力量。四周的人群停止了拥挤，纷纷向后传递着消息：“别挤坏了孩子的箱子！”人潮逐渐停止了朝这边车门的涌动，在两个小姑娘的周围，形成了一个堵高高低低的人墙，大家用温和的眼神注视着她们，她们成了聚焦的中心。短头发的小姑娘，从口袋里掏出纸巾，帮她的小伙伴擦去泪痕。她们打开了纸箱，满满一箱子五颜六色的千纸鹤，一层又一层，静静地优雅地平卧着，在明亮灯光的映照下，流光溢彩。

有一对年轻人，从不远处的座位上站起来，费力挤过来，说：“小朋友，你们坐到位置上去吧，抱在怀里累……”

我在下一站下车了，下车前，我朝两个小姑娘那儿望去，她们把纸箱放在两个人的位置中间，羞怯又可爱的小脸蛋上，有了甜甜的笑容。

青石街
1031号

NEW SUPPLEMENT

投稿信箱:xinfukan@126.com